

全
華
叢
書

全華叢書

王忠文公集卷五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
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
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懋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
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
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
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

敷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拙語之並興其爲說不同
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
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
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
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
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
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
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戾於秦訓詁于
漢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

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元虛以爲太極冥漠以爲鬼神或至以佞爲忠以詐爲信以察爲智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捷給以爲才譎詭以爲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卹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

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邱禘
祫大事也或以郊邱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焉廟堂明
堂大典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
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兆廟室雜踵漢誤以及貢
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
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爲說
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
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
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

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
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
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已任以先王之制
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
燦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
習旣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
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
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爲書人自爲人而學爲空
言矣嗚呼此其爲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

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
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
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
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塘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
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余所聞者書以授
膺以復于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爲記

知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

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
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
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蓋亦聖賢之
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
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
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
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
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

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有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已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已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于天才出于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于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

知化未有不由于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

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靜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爲詞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尙皆徇平時好道術爲天下裂至于宋蓋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修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

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
舂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
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
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
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
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
東萊呂子皆同心僂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
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
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爲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

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
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
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
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尙其學所以不足
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
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
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
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獨不可
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

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尙有以教我而同底於成哉

天機流動軒記

浦陽戴叔能氏所居之軒曰天機流動者東陽陳先生樵金華胡先生翰旣皆爲之記叔能且謂其友烏傷王禕曰子能復爲我一言乎禕惟二先生之言其

旨不同而要各有所本叔能徵言於禕豈以二先生之言猶有未盡乎抑以禕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乎故久而未敢以復命雖然禕嘗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得其說矣其敢終于吾叔能愛一言哉夫造化之理一至誠無息之妙而已易之爲卦取象有八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八者爲物不同而其爲理同一至誠無息之妙者也夫天確然在上者也而日月之代明寒暑之迭運其行至健未始或息也地隤然在下者也而草木之並育河

嶽之悉載其承至順未始或息也山人見其爲止也而物俱由以成未嘗息焉澤人知其爲說也而物咸賴其潤未嘗息焉雷若有時而息矣而復于地中風若有時而息矣而升於地中亦未嘗有息也水游息而常流火繼明而常照又皆不息者也非特此也凡物之有形於天地閒者其消長絕續生生不息舉無異於是焉其所以不息者何莫非至誠之妙造化自然之理也造化自然之理所謂道體也道本無體然體物而不遺故妙萬物而無不在與萬物相爲用而